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正宗卷二十一上下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

文章正宗卷二十一上

宋　真德秀　編

敘事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或無拓跋二字）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高或作中朝或作時）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

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游上方無與字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或作授校書郎方云柳集可考或本非是此下方有藍田尉三字〇今按三字下文已見不當重出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今古或作古今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今按方本得婉微之體它本則幾乎罵矣疑初本直書後乃更定也若從初本則上文須補藍田尉三字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水下或有之字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

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子母俱往理請於朝将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

州（白上或作上白改下或無刺字）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
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
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
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
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救下或有而字）此宜禽
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
亦可以少媿矣（少上方無以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
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

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死或作厄道上或有而字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時有或作而有力能方作解或能下復出解字皆非是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力以或作以力或作以力而無致必二字皆非是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

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十一月八日或作十月五日七月上或有秋字或無十月字〕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作資〕行立有節槩立然諾〔下立字或作重〕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涿或作可或作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家下或無焉字〕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方云謝從古本刪字今文文粹亦然然石本有之○此文方从石本今並从之其先隴西人也或無也字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東下或有食太學之祿五字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書下或有又字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于或作於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瘞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歛下或無之字友上或有其字瘞上或有賣馬字瘞下或無之字鄉曰慶義原曰嵩原慶義或作某鄉嵩原

或作某原

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人下或有昌黎字辭上或有其字

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 謂其或作為之 死而不朽孰謂之夭 謂之或作為其

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 才或作文出或作過

已虖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已虖元賓諸本無此再出四字方从石本今亦從之但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常嘆其句法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學者皆未之見遂以其說定上字作志意之意下字作究竟之竟則予不識其何說也竊意若非當時誤刻即是後來字半磨滅而讀者不當遂傳此謬好事者又從而夸大之使世之愚而好怪者遂為所惑甚可笑也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誌上方無紀字）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一十或作又十）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

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長而方作而長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蓋下疑有如字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其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絳州刺史或無嘗字師或作帥方無出字以下文又出觀之宜有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或無刺字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病以或作以病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

至右僕射贈其官祖其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得上或有地字或有地出字皆非是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之有其字非是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方作朓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覺方作學非是神徂聖伏道絶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貞曜先生墓誌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己或作乙方云考唐曆是月无乙亥也）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走或作赴位或作泣）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嘗或作常）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下或有於愈字）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人或作尹）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

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則見或作有法）涵而揉之（或作足）内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刃或作物）鉤章棘句掐擢胃腎（胃腎或作皆盡）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或作抹摋方从閑杭南唐本云字林抹摋掃滅也漢谷永傳末殺災異）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開或作閒擠或作儕）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

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閒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又下或有以字）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陸下或有轉字門下方无內字）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或無之興元字）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鄠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或無而供祀字有以俟字或無供祀字有俟字）將

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或無古有光字杭本無賢者下十字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待或作從非是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方無戲字執或作持或無維執不猗一句或此句在維出不訾之下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方無太原字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繼下或有往字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帖帖或作怡怡下又有然字非是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

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由四下十八字此从諸本方从杭本無為太學助教由助教八字云蓋言由四門助教至為博士於太學故也若从今文則下太學字贅矣○今按此既言其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所歷官不應但一再遷而已當从諸本為是但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則或在博士上或在下文當去下然無所據不敢輒改姑存之以俟知者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下或有或乞還三字或留或還凡十九年不離太學方云杭本無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此八字誠為重復然欲去之則或留或還語勢未盡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論而闕之不敢定其去留也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嵩豪州

定遠丞豪方作濠說已見前按此誌在元和之前去水為是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鄮或作鄞曰友諒太廟齋郎

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讐為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續或作績先生之與公車是名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紛方作分闡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得或作有畀讓肫肫出言孔揚方云中庸曰肫肫其仁鄭注肫讀如誨爾諄諄

之誶懇誠貌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為或作其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孔左丞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上上或無三字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方無韓字留下或有公字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

宜去方从杭本無至字云洪引龔勝邴漢俱乞骸骨荅詔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今大夫年至矣恐未必然○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欲从杭本之故遂以為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曉今正之一本乙君吾二字語尤健但如此則君下却少一吾字不敢輒補耳郎官或作郎中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若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仕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於是或作是於於音烏或無賢字皆非是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

見相上方有孔戣字○今按上下文孔戣字多此不宜有戣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或作平正平或作直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巳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

或無尹字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作左方云戩在元和中未嘗為左丞蓋權知右丞事踰年而正除右丞長慶二年還自廣州乃為左丞耳新舊史戩傳皆誤南海碑石本可考也而山谷本於為尚書左丞之上从蜀本增一復字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故又誤謂長慶為再除也陳齊之又去拜右丞三字皆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蚶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改華州刺史或在罷貢海物之下方云華州乃輸貢之途此疏專為遞夫而言也新史亦可攷或無可食二字下邽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

理卿外按或作按外○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領徒數百恃恩恣横郡邑懼擾皆厚禮迎犒百姓畏之如冠盜元和九年裴寰為下邽令疾其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譖寰有慢言上大怒將以不敬論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懇救甚切乃釋之即此事也言小兒者蓋以田獵應奉者謂之五坊小兒事見順宗實錄會要亦有小使之名疑即此輩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隷公皆罷之賄方作財絶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

有之沒下或無有字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縛或作傳或無公一禁之四字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吏上或有之字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覲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覲下或有察字非是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武定或作定武類或作䫕皆非是公屢言遠人

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恨下或有焉字無而散字或焉字在散字下此上或有况字方無耳字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月或作日非是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詩美之常自方作自常

非是詩或作詞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户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温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温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下温或作遵方云作温與傳合葢晚年皆從温世系表云四子皆從温非也○今按上文長子已名温質則非晚年從温也豈以嫡庶為異耶

然非要切不必强解公之昆弟五人載戠戠戳公於次為第二公之甍戠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戠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卌八吾見其孫卌或作三十方云此銘皆以四言為句作三十者非○今按卌依字當作青白而長身寡笑與言白或作自非是其尚類也莫與之倫也或作耶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王常侍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

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方無復字吏部員外下或無郎字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峽州說已見前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闋或作缺改或作除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樂或作宜文書下或有事字日日語人丞相閒問語驗即除江

南西道覲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千或作十與民或作丏貧民方云諸本以後語誤入釀戶非盡貧民○今按丏貧民一語下文已有不應再出方本是也但其說非是除酒榷蓋與民共之使得自釀非直以錢九千萬與釀戶也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或無文字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丏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禁方作學○今按作學非是但下文自有浮屠老子字此不應重出且其文理亦不明白疑此自浮至為六字亦是衍文去之則文理通暢矣但無本可證不敢刪耳界下或無內字山或作出立或作去皆非是以其其字疑衍以其誑

丏漁利奪編人之産（編或作經○今按以民為人蓋避諱當作民乃是下求人利害與人吏約放此）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或無以字）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

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為意又被讒而出在或作及知二字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户口七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方無口字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閤草奏利或作之李云古本無利字神道碑周知俗之病亦無利字○今按下文云廢置所宜則此句合有利字古本偶皆脫漏不足為據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呌喜悦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

其便備下或有悉字或有復出事字○今按文勢疑當有悉字在備字上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元暕比部員外郎或無諱字下同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政或作恭工或作吏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或無太字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晳貞宏泰復迴初進士及第晳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婿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婿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修或作循或無郎字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方作及哲方作若皆非是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之有或作中之最或作撮或作載方云集韻最撮之省文○今按方說非也史漢功臣傳末總計其功皆以最字起之

張給事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元或作二方云考之史當作元年陳齊之云常疑牛僧孺之為人觀此語則知韓公亦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

今宰相牛公未知孰是

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牧臣又始至孤怯須彊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仍或作乃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毋或作無我事下方有無罪二字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或無免字守者以告其魁魁

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師告此史下方無張字及無告此二字○按告字疑當作言餘人不如遷之別館令按餘人二字疑衍而下文不如遷之別館自為一句蓋述其言如此下文又云即與衆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敢輒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曰遷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即與衆出君與或作以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畏下或有皆字非是或在畏上則或有之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

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侯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恭或作泰）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作三年按鄆帥馬摠也摠以二年秋遷右僕射明年夏召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按方說雖如此而其所定之本卻作四年今姑從之蓋或喪歸踰年馬旣召還乃克葬也）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

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褥或作衾或無養字○今按養字去聲禮曰以其飲食忠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黄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某父某或作祖踐父休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缺折或作折缺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闇明當作明闇說見下條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方無者字或無之字方云此銘以徹揭割雪折厲奪咀為韻而行生清兵名闇貞復自為韻厲音烈闇當讀如諒闇之闇○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蓋法兎罝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闇明二字乙之則韻自叶而義亦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闇作鶕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孔司勳墓誌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頸一作顔伏或作吐方云叔孫通傳所謂伏抑首者也作吐非○今按漢傳言伏抑首言伏地而抑首也此言伏氣猶言屏氣耳與漢傳語異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當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死下或有且字常或作當非是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色或

作意亦通作也非是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以有或作有以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方無者字皆上方從閣本有唯字或無復出孔君字或復出云字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猶或作獨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其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

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勲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南下或有府字陰下或有縣字廣武原方作某地云唐河南府無河陰縣。今按元和郡國志河南南府有河陰縣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

金吾衛録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士下或有及字軍下或有帥字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或無其字自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分或作方非是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君或作居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盈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諸本作祖如圭皇海州司户贈工部員外郎父岑父皇著作郎贈駕部員外郎方從蜀本云今本所紀父祖官職多誤蓋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三世此只言父祖已非考世系表及孔戣志此以如珪作如圭郎

中作員外郎著作佐郎為郎又非也駕部乃戡贈官此以為其父所贈又非也○今按此姑以方本無大利害但方詆諸本止載二世為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亦只載二世云駕部乃戡所贈官而戡實贈司勳皆非是世表戣志與此志文亦未知其孰為得失恐皆未足以判其是非也君始娶宏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兹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方從杭本無傷字○今按此傷字諸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可疑方氏特以杭本脫漏遂不之信寧使此銘為歇後語而不肯以諸本補之甚可怪也

王評事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取下有字或作而或本無之方云戾力結切契詰結切字本作栔通俗文曰栔多節目謂之栔栔方言作鍥詁賈誼傳栔詁亡節○今按取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名節可以戾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作而困於無資

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絶門下方無以字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縁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年上或有惟蔺字或無年字喜士或作喜事乃蹐門告曰蹐或作踏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

平告者即遣客鈎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
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冑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
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
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
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
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凡上或有日發太史字）
書問訊顧不可强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
（或無疾字）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

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今按侯高事見李翱文集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下或有卒字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諾許或作許諾

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嘔曰無若翁大人不疑人欺（大或作丈）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貯幸而聽我行其謀（行或作施）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袖或作軸）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

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長或作曳）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須或作願）

非是　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馬少監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不下或有能字食上方無賜字云表記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

問人之餓則食之食與衣皆去聲讀○今按無賜字即不成文食衣並讀如字方說非是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方云畫胡麥切左思嬌女詩眉目㸌如畫○今按畫當音胡卦反左詩叶韻故爾髮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憐方云妬記云王丞相於青疎臺中覩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或無鉅谷二字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碧或作蒼業或作恭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非是

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或無此二字非是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馬鳴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句末六字疑衍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晁以道乙居字○今按此篇末兩三句不可曉疑而字當作亦而何下當有如字蓋誤寫著上文也然無别本可證姑闕以俟知者

女挐壙銘

女挐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絶去不宜使爛漫（為少或作少為非是方無武字刮方作削）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或無漢字）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或無可字）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病或作疾方作在病無席字）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即瘞道南山下（層峯或作密）五年愈為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于河南

之河陽韓氏墓葬之京兆下或有尹字 葬上或有而字 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和下或有之字 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選下或有因以字 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

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市字絶句方以馬字屬上句而復出

（馬字連下文為句非是）涵慴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旣多乎（公與或作公為與上方無而字）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至上方有五字而無吾字皆非是）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方無故字）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是下或無其字）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舉或作舉兩方云此用莊子盜跖大怒兩展其足也方無復字）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

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盡方作始盡）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

大恐人下或有心字或有心字無大字　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寛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與敵上或有以字　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

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或無故字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絶而起兵襲取之清宫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有於字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

無不信下或有之字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以或作已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復出天下二字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

許之記或作已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疾上或有辭字非是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

日晏謝下方有邊字問日晏三字或作移時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其病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或無判字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頴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或無田字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元佐益其師至十萬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

也逐之或無畋遊字無度或作無幾方云考之傳士寧每畋獵數日方還或本非是萬榮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度下或有使字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宏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

及諸將至遂逆以入者下或無至字非是及或作與及邪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元佐死呉湊代之或無初字及輩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覘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元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懼下方有不字云士寧懼

其無以繼也若去不字則下文皆衍文耳按士寧萬榮專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圖己而復加厚焉尋上下文未見其惜費而薄之之意也况以下文又加厚每加厚推之不字之衍甚明方說誤矣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故士下或有寧字非是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明日二字方作特非是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

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聯實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蒼烏方云舊本多作蒼烏家語蒼烏雁也瑞應圖有蒼烏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感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

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或無既斂二字知或作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〇今按外集作其非是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

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禄大夫勲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祕書省著作郎溪為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溪作全溪澥作全澥方云考世系表董溪志溪澥皆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無為大理評事五字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或無伏字謹狀或作狀上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

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邉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

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

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大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

諶諶盛怒召農曰我畏段其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

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隷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俛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

事覈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
事謹狀 又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退之館
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
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
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
趨走州刺史崔公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
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
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仄其涖事無
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
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
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
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
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
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
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切

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或無隴西二字非是方云董晉本仲舒之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龢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

晝湛舟不潛通距或作拒不合或作弗合湛或作沈舟不方作舟用方並從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之患故須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為虛設而其下句亦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為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況或非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溪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噭嘷刦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

其危遂去其泜抵或作洔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本皆有此二句方從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日所定當從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直謂閣本為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舛誤為最多疑為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辯之詳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畧以官課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善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為官本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為可笑今此乃復造為改定之說以鉗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閑或作扞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

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方從石閣蜀本從醇今按此記方氏多從石本石本固當據信但上條用字大誤而此醇字亦未安耳）河之沄沄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太原王宏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之字慧下或有者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卬荒之閒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

椔翳（燔或作焚）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宏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避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寒暑方從石本云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丘上或有名字有竢下或有德字）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

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言者頌方從石閣杭蜀本如此或作頌者○今按頌字疑衍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方從石閣杭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作者州民之老或作州之老民非是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名下或有於字其側方從石本無其字直或作多或作宜皆非是方云直音値當也史記樗里子墓正直其北匈奴傳諸

将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如字地藏方從石本無地字其人方從石本無其字宏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部下或有侍字或無郎字皆非是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有山字涉淅湍方云今鄧州有淅江縣以淅水得名○今按淅音錫其縣本楚之析邑漢書所謂析酈者也湍亦水名在鄧州穰縣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蝯或作猿瑰或作瓌也或作之方從石本無也字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宏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

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方從石本無而字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有而字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

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徒下方無而字驅牧方作騎牧○今按徒則非騎矣方誤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方無方字坐而脫足者一人方本坐上有方涉二字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十上或有二字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作三驢騎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方無者字○今按一人字疑在負者之下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方作婦女而無

以字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主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王字為或作馬屬上句非是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上者下者方從杭本作亦有馬之下者馬蜀本同但又作亦閣本作亦有馬馬○今按此句三本皆無理唯別本作又有上者下者而無馬字乃與上下文意相屬今從之行者牽者牽方作奔或併無四字○今按牽謂牽而行也後有走者則奔者為重複當存牽而去奔涉者陸者或無陸者二字○今按此承涉者則陸為方出水也不當無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人立者三字非是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

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喜下或有而字）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兎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為或作馬屬上句非是）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有有字）槖駝三頭（槖或作駱下同方云漢書子虛賦注槖駝者言其可負槖而駝物故以名）驢如槖駝之數而加其一馬隼一犬羊狐兎麋鹿共三十旂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鉼盂簦笠篋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方從閣杭本用下有投壺二字而無器字）

非是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或無有字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上下或皆無人字藂或作叢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所字或無若有感然四字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所字或作手之所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兹事得國本絶人事而摸得之遊閩

中而喪馬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

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爲上方無始字今以下文夙好之語推之當有今雖遇之

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

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覩

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閒其下主簿尉主

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

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鴈或作皃曰下或有丞字丞涉筆占位署惟謹涉或作濡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勎或作該方從文苑云謂諺語之所舉計者以丞為慢之最且至以相訾謷也數所矩切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涵或作澄大以或作以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杭本無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而屈下一字皆作千字

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而屈千人也○今按杭苑皆脫字方從苑爲誤但唐人試宏詞者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千當作其如云屈其坐人也然無所據姑故携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折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喟下或皆有然字負余上方有喜字云喜音許火切黃霸傳少學律令喜爲吏岸下方無而字爲之方作爲文而讀連下句曰爲文丞言猶文具也○今按文丞不成文理方說之鮮類如此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按丞字或疑爲

衍文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梃方云從木說文梃木枝也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日下或有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騖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

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竪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涖兹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奸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兹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閒壤伐惡木刜奥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

以臨雲氣萬山面内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具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昇降苞灕山含龍宫昔之所大蓄在亭内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廻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

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
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
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車輿
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
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
有遼絶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環
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
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永州新堂記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輂山石溝澗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馬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

其塗積之卯如鷁之劉如旣焚旣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靑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内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

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户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

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塗羣畜食馬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荊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兹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税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召鷄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甞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

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別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瓏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

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産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

雜然謡曰甿之熈熈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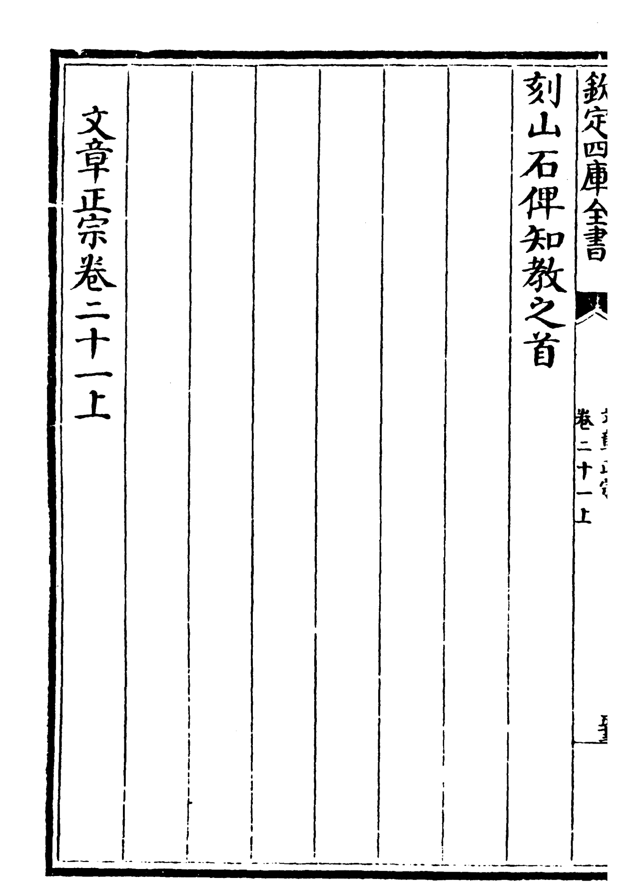
之曰謡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毁鼻亭神記一本毁作斥字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謡若痿

而起若朦而瞭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

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
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
相與歌曰我有耈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
童之嚚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
自古孰羡淫昏俾我斯瞽千歳之冥公闢其户我子洎
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
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
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



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文章正宗卷二十一上

文章正宗卷二十一下　　宋　真德秀　編

叙事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邱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奥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

洞谷翁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邱者奥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温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陿室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邱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

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邱之幽幽可以處休邱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邱之下大和不遷茲邱之巔奥乎茲邱孰從我游余無名公之徳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游黄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黄溪東屯其間名山水

而村者以百數黄溪最善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東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来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以尾不以頭也）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

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㝠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黄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黄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黄氏逃来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甞曰余黄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黄皇室主黄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游

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廻谿幽泉怪石無逺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

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
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
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
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
塿為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
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
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
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

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

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

者若熊羆之登于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兹邱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幽然而虚者與神謀淵然而静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

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為底近岸卷

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揺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来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虵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元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

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緑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

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减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

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為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

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嶮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黄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

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

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内草木猥奥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為圂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横環嶛瀾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

守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守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隂室作屋于北牖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隂室以違温風焉陽室以違凄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

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
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
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
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
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
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
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
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

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

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𪋻璟之泉大類𣪍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糈稌陰酒䖍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𪋻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

得李翰所為張巡傳巡上方無張字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開上或疑當有然字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

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語方校作悟滅下或有悟之字○今按悟字無理且從諸本作語若果合有悟字即是誤字之訛但以字上若有語字或誤字或語之字或誤之字即滅字下皆不當復有誤之字若以字上無此四種字而滅字下皆當有誤之字遠見救援不至而賊来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其徒上方有而字或又疑而字當在死字之下邪上方無之字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

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詬或作語非是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之卒或無字之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

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不或無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功非是）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府或作州）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方無之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

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来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慷上或無霽雲字非是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箭或作笴歸或作師非是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或無霽字巡呼雲曰南

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欲將或疑衍一字）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巡或作及其常方作嘗）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或無下嵩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或無嘗字）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

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起方作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或無户字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作猶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顔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寛厚長者貌如其

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作呼之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為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兵曹字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

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

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之老二字或作者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毋歲八月自京師道陜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来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方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序人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

人邪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為鄭人也

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聞或作文方云五都當謂雍陜虢蒲洛羣吏方從閣苑本定蜀本訛作郎吏今本併訛吏為縣其失遠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與或作於禮上方無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

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方云禮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

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而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葢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葢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

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顔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傳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已上閩本有柳柳州愚溪序韓昌黎送幽州李端公序送尚書鄭權序送水陸運使韓侍御重華歸所治序送李愿歸盤谷序五篇而監本止有愚溪盤谷二篇餘在第十五卷中今從監本按二本雖皆勝國舊刋而編緝稍有異同或一文重出各卷或一卷而分上下

或篇終竟空數行而復起者不可枚舉今悉參訂而改正之至于各篇題下或有音釋而刪去之者因篇中事巳顯白不必複見故從閩本也餘倣此

送李愿歸盤谷序方云此序正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

石本杭本同或作桓方從樊氏石本閣蜀苑刪去今按兩石本不同訛見下條友人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方云樊氏石本作有。今按校此書者以印本之不同而取正於石本今石本乃又不同如此則又未知其孰是也然以理推之則作有者為無理故今特詳著之以見所謂石本者之不足信也愿之言曰

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施于諸本于作於古從石本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

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從石本為上諸本有所字方從石本刪去下文於時者從所為也同此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方從石閣苑作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所方從苑粹樊氏石本作之○今按此二石本不同又足以見所謂石本者之難信矣然以理推之作之為是諸舊本亦多同者與其

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字今從石本刪去）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從諸本作汙穢今用石本改不羞樊本作弗羞辟樊石本作法）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方從石閣如此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杭本沿作湘方從蜀本云洪氏以為作湘者石本磨滅或以閤本意之也然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恒卦小象考之亦可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浴于沂作沿于沂故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為正。今按方以古韻為据舍所信之石杭閣本而去湘從浴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為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真也又按洪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湘一句甚明又與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記之以俟知者然其大槩只為從湘字耳正使實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

樂且無殃殃方從洪校石本作央又云樊本只作殃然閣杭蜀本皆作央王逸注離騷云央盡也已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蘩俊作畯時作胃皆石本字也。今按作殃於義為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從石本而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正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為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詳公此言最為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為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其謬可考而知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則或作且

鄆州溪堂詩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公下或有總字）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餘字此句或作以彼之人安於公也）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眾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竱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竱心一力或作竭心力竱或作竭一或作戮方云竱音究切專也國

語竲本肇末于時沂寇始分而殘其帥方云沂帥王遂也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於政或作于政方云謂張宏靖被囚田宏正史憲誠皆為下所殺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置或作署或置上有署字方云此謂崔羣為王智興所逐也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閣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從石本刪去。今按文勢及當時事實皆當有此句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恃之耶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閣杭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三本幸皆不誤而反為石本脫句所奪甚可笑也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

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方云曹濮於鄆自為一句或作於曹濮州非是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剥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持或作恃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横而肆或無以憾二字或作而憾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

故曰易（下或有也字）　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者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

乃使来請其詩曰

帝奠九壥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不或作有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作收視邦選侯以公来尸公来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蟊節根之螟蟊或作蛑音義同羊狠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箴或作針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師方從石本作帥○今按平淮西碑云屢興師征作師為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公

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方云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强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令有平聲一讀公獨孤郁墓志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之説甚善吳才老補音補韻二書其説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盎中徵如負豕覺而駭亦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説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説得之如通其説則古書雖不盡見今可以例推也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賓苽有龜有魚公在

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庥

文章正宗卷二十一下